

稽古堂訂正隋唐嘉話卷之上

唐 彭城劉

餗卿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
大典故繫之小說之末昔漢文不敢更先帝
約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
矣曹參擇吏必於長者懼其文害觀焉馬周
上事與曹參異乎許高陽謂死命爲不能非

言所也釋教推報應之理余嘗存而不論若
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趙良玉贈
而告余故書以記異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
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
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蒙
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
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
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
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

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鷲泥否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汗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輓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卽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筭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人二人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坐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
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
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賣糧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
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
葵等見之衛公旣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
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
爲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

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
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
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
以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
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
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
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骨

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既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巴漢擒蕭銑蕩一楊越師不畱行皆靖之力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

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

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脣
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
外悉裝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
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曾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
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爭辱我使我常
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

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
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鵠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
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
諫語久帝惜鵠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
語不時盡鵠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
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

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
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
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
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
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
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
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牀而步亟命召
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畱
小子帝許之流嶺南爲奴侯君集既誅錄其家
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
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篋二
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

雄信降王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

顧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釜然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

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
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
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
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
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旣不少中而
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太宗
之禦寶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

槍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
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
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旣
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
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
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
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
返卽王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

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
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
靖謝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
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
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老
臣請輦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後
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 太宗望之有懼

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
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
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殆將不
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田於叢爾之夷
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
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念遽不憶也駐蹕之
後六軍爲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
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

麗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聞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畱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畱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畱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責梁公以不能自在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

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
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
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
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
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
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

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
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
少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
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
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
千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

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稽古堂訂正隋唐嘉話卷之中

唐

彭城劉

餽鼎卿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
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
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
從之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亾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

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一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右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三以獻張率更邨其一曰是晉

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
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
如其言而得之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
以爲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
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
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袖屣履

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
則翫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
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
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
其素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
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呼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人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

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韉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鳥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

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卽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

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
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滕甚固
求良久乃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
理珠玉者皆用之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
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
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
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閻立

本作醉道士圖今竝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驢馬觀之
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
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指
琵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
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諛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髻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縮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

面鏃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

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
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
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
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之情臣每聞說
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
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

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
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

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
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勝妾之流今有常制且
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
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
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醪一舉便盡無所

畱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斷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憲曰旣然某何更畱意於此虞曰

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畱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
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
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
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
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
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
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
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之稷高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
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恃
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
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
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鑿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
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

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常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廬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廬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

自若無一言而退廬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註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元本缺數字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

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

士袁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
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旣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
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
所未有也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
以其銳上亦謂之尖塚咸享初布政坊法海寺
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
自言是其掾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
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忤決數日而加大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
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
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
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
僕射無異迹當朝以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
吾喪至德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

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沒入於宮中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旣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繼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菜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

放鷓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
鷓頭官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
漢甯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
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
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
女以送夫家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
徐司空勳於朝堂立語徐戲松嘉隱云以公木
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
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
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
徐狀胡故也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
爲刺史州廢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選單騎至府
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

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
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
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
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
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
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
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旣
薨高宗思平遼勳令制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
漢霍去病之神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掘
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積古堂訂正隋唐嘉話卷之下

唐 彭城劉 餗鼎卿撰

明 樵李高承埏寓公較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
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
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
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
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廻
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
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
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
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
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
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
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
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
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何耐殺人田
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
誰是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
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

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
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
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
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
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
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
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

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
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
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
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
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
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
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

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娉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天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

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鍾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

盤糺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閩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今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江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吏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

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
七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陀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

尺寸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
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
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
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
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
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

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
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
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
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

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
曰迴被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
爵誼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黑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
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
全油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庄
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
原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
嗣立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
因爲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中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
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
池旣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

云但願蹇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
卽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
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
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
元禮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
使者曰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侍於廟今

定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
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
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
且喜出軍耳

崔司知琬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
作色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
許乃可自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剛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李大夫傑之爲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死其分察其狀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旣出謂一

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擄之旣出其不意一問便口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殺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

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
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
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
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
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磬使夔
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
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
呼爲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
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箸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
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
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

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貞觀
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
史大大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
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
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
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
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口朝
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
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
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
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卽其妹婿
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

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
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後爲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

無益於事乃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
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
之常呼爲張底後曾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
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
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
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
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
七十年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
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
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
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奠竝不得用
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

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
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員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
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
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歲餘
王特產一騎續有白文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
夕如市時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

如妃足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
云張燕公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
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
改爲懷水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
以修堤堰墓爲水所湍擊今寢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

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俗五月五日爲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救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爲此戲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

所得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蔥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土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畱遂秘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
白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
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
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
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
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
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

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置不
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
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關方貴
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
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
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
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

在座間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尚爲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稽古堂訂正隋唐嘉話卷之下終

